

01 菜瓜棚仔跤

王朝源

阿爸上愛褪腹襠(theh)，佇翕熱甲予人強欲擋袂牢的六月天。

菜瓜棚仔跤，園一條竹仔做的鬘(the/thenn)椅，泡一鈷茶米茶，喙裡咧食薰，收音機倚佇咧耳空邊，聽阿爸上俗意的歌仔戲，那聽那綴咧唱。

阿爸有歲矣，田裡粗重的穡頭都做無法矣，這幾冬來的熱人，逐個熱翕翕的下晡，差不多攞是按呢過的。

工廠的工課若無誠趕，我定定會提細塊椅頭仔，坐踎阿爸的身軀邊，看伊軟(suh)空氣、吐(thóo)白煙，聽伊講少年的時，奢颺(tshia-iānn)的過去。

自我捌代誌了後，阿爸予我的感覺，是一个『a-sá-lih』、講義氣的條直人。

佇庄仔內，阿爸毋但是上老輩的村長，閣是重大糾(kiù)紛的中間者。聽阿爸家已咧講，較早若是伊欲出來選村長，規庄仔內的人，無人敢和伊拚，會使講是百面贏的。

一直到六冬外前，身體袂堪得，阿爸才無閣俗人佇選舉場拚輸贏；毋過庄仔內，若有拄著啥物撫搥(tshiâu-tshik)袂好勢的大代誌，嘛是攞著愛請阿爸出面來撫。逐家攞呵佬阿爸，是古早的魯仲連(Lóo Tiōng-liân)，「頂港有名聲，

下港有出名」。

予我感受上濟的，是阿爸一世人，上值得翬俳的一層代誌。

阿爸講伊十三歲就綴阿公學作田，十五歲就俗庄仔內的播田、割稻仔班，四界去共人播田、割稻仔。

當當(tng-tong)下港的稻仔，黃甲會當收成的時，庄仔內就會組一班割稻仔班，落下港割稻仔趁錢。落下港一逝(tsuā)，上無嘛愛個外月，才有法度閣踏入門。十四、五歲的半大人囡仔，欲參大人做全款的工課，毋但愛綴人會著陣，穡頭閣袂使做比別人較穩。阿爸講，彼當時，若毋是靠「輸人毋輸陣，輸陣歹看面」的志氣，參(tsham)「天拍天成(tshiānn)」、勇甲若牛的體格，欲哪堪會去。

天飼人肥油油(tsut-tsut)，人飼人一支骨。

阿爸一世人攞咧軀(nuà)田塗，伊對土地誠敬重，伊定定會提田裡種作的過程，和其中所蘊涵(ùn-hâm)的哲理(tiat-lí)來教示我。阿爸雖然無讀佻濟冊，毋過參伊講話，會予我學著誠濟冊內底學袂著的智識。

02 我的故鄉

陳清裕

若有人問起我的故鄉佇佗位？我攞會共伊應講：「我有兩個故鄉。」咦！哪會按呢？認真講起來這嘛無啥物奇怪，我是佇彰化埔鹽(Poo-iâm)的火燒庄出世的，毋過猶未度睍(tōo-tsè)，就佢爸母兄姊規家伙仔，搬到臺北瑞芳的一坑仔(It-khenn-á)趁食，我是佇遐(hia)大漢的，就是按呢我毋才講：我有兩個故鄉。

頭一个故鄉：埔鹽的火燒庄。遐干焦是我佇咧紅嬰仔的時蹠較無一冬，實在無啥物印象，毋過，阮猶有一間祖厝佇遐，三不五時仔嘛會轉去行行咧，遐的厝邊隔壁攞佢阮爸母較熟似，到阮這代就較無相捌。遐算起來是傳統的農村，賭一寡仔年歲較大的，猶有咧種田，少年的攞出外拍拚較濟。遐的地勢較曠闊(khòng-khuah)，向東遠遠看，有看著八卦山脈，賭的三向攞是平地。講起來嘛真歹勢，我毋知影埔鹽的地名按怎號來的，抑若火燒庄的地名，照我所了解是彼个所在古早時代有咧燒瓦(hiā)，才叫做火燒庄，隔壁的庄頭是號做瓦窯。

第二个故鄉：瑞芳的一坑仔。我未度睍就搬去蹠遐，佇遐大漢，一直到娶某了後，所以對遐較清楚。瑞芳的景色真嬌，三升(pîng)山，一升海，閣有一條雞籠河流過鎮

裡，佢雞籠、貢仔寮、雙溪猶有平溪相隔壁，規年的雨水真濟。瑞芳的地名聽講是古早時代，第一間簸(kám)仔店的店名，演變做地名的，一坑仔的地名是因為遐有一个炭空號做一坑。這馬，這個簸仔店佢一坑炭空口攞總揣無囉。從(tsîng)日本時代到一、二十年前，瑞芳是咱台灣上有名的礦鎮，有金礦、銅礦佢炭礦，金礦佇九份仔上濟，銅礦是佇金瓜石仔出產，若是炭礦佇瑞芳鎮裡就一四界攞有。毋過，金、銅愈掘愈少，炭空嘛愈掘愈深，生產成本就愈來愈懸，按呢就無法度佢進口塗炭相比並(pí-phîng)，礦產公司差不多攞收了了囉！

「雞籠河」的景色嘛真嬌，伊的溪底是上早有人發現沙金，才開始對伊的源頭去揣著九份仔的金礦區。以早規條溪咧洗塗炭，烏趁趁(oo-sô-sô)，這馬炭礦較少，溪仔水一日一日清，這種情形佇咧台灣嘛真稀罕。

環境嘛綴時代一直咧變化，阮細漢的時猶有「瑞濱海水浴場」會當泗水佢耍海沙，青色的海水佢金色的海沙埔實在真嬌。毋過從濱海公路開通了後，海邊擲(tàn)足濟紅毛塗的肉粽筍，原來的沙埔煞無去囉！細漢的囡仔伴，嘛是規台灣溜溜去，留佇瑞芳嘛賭無幾個矣。

03 甘願做牛

蘇世雄

水源仔個老爸是一個有十幾甲田園的小地主，嘛是一個有讀冊的草地紳士。日本時代，伊無入公學校受日本教育，顛倒是漢文讀足飽。伊毋但會曉吟詩作對，對漢醫漢藥嘛真有研究。厝內大細若有啥物人咧無好勢，伊攞家己節脈(tsat-méh)，才閣開一張藥單去拆(thiah)藥仔轉來煎(tsuann)予病人啉。有時，厝邊隔壁人艱苦嘛會來拜託伊。伊每一擺攞足熱心替人節脈、開藥單；毋但攞無欲收錢，若是有拄著較麻煩的，伊閣會去人兜教人按怎煎藥仔。

另外猶有一項就是：庄跤所在的作穡人大部分攞毋捌字，若欲看批、寫批，攞會來拜託伊。伊寫批一定家己磨墨、用毛筆寫；毋但字嬌，規張批文攞足齊勻(tsiâu-ûn)，無任何錯誤、修改。連批囊、郵票都替人貼便便，全款免費奉送。

日本人知影伊有學問，閣是佇地方上受尊敬的人，就特別指名請伊做保正(tsiann)；規庄仔頭無論老的少年的，逐家攞足服伊。連公學校的日本先生為著欲教台灣學生因仔，都攞會定定來共伊請教漢文，呵佬講伊是「先生的先生」。

彼當時的台灣社會，尤其是農村，有讀冊的人確實足

稀罕。水源的老爸是日本先生的漢文先生，又閣是替人看病攞無收錢的漢醫先生，會使講是足好名聲、足有面子的代誌。毋過，這對伊另外一個身份，應該講是伊祖傳的本份，就是愛負責種作十幾甲田園，做一個標準的作穡人，這項代誌，毋但無啥物作用，甚至伊想想咧，實在感覺足毋值(tát)，閣足怨嘆。

自細漢讀冊慣勢，厝內面的穡，伊其實真罕得摸。繼承祖公仔的田園了後，橫直繼續有倩長工咧作田，伊只要三不五時木屐(bák-kiáh)穿咧，田頭田尾巡巡踢踢咧，規家伙仔就有通食閣有通賭矣。彼個年代的台灣，大部分的人攞猶無鞋通穿；尤其作穡人，逐個攞嘛褪赤跤。會當像按呢穿木屐去巡田，就表示伊是田頭家、紳士人。

想袂到有一年五日節才過無偌久，天氣漸漸開始咧燒熱，平時攞足勇壯的長工雄雄煞破病，連繼倒佇眠床倒幾若日，跣袂起來。這個草地頭家除了親身共長工節脈看病以外，想著縛佇厝後彼隻水牛嘛袂使無飼，伊就叫長工好好仔歇睏，笠仔戴咧，就家己一個人牽牛出去食草。

04 金山老街來叨叨

邱文錫(sik)

你知影台灣上蓋好額的庄頭佇佗位無？土想嘛知，新北市的金山區啦！因為伊名叫金山，當然是金銀滿四山，家家戶戶攏嘛是金厝頭，銀厝角，黃金白銀淹跂目。

可惜伊有金名，無金命，歷史記載按呢講，金山原本是平埔庄，伊的平埔名叫做「Kitapari」，後來的漢人入來倚家(khiā-ke)生活，就共伊叫做倚(uá)音的漢語名，就是「金包里」，這恰黃金白銀一點仔關係都(to)無。日本人來了後，將伊改名做「金山」，自按呢伊就恰黃金牽做表親。毋過這真奇怪，金山是倚海的平洋(iūnn)，無金也無山，敢講彼時的日本人想金仔想甲起瘡(síau)，號這個名來自我安慰？

金山雖然無出黃金，毋過有出真濟名產，上出名的就是鴨肉。咱來到金山舊街，鴨肉店有十外間，人講「濟戲濟人看」，人濟店就濟，有錢公家趁嘛！台灣各地的風景區攏嘛按呢！

唷(ioh)！毋著呢！逐間的菜盤攏是對外口捧(phâng)入來的，原來這十外間店攏是全一個頭家，頭家生理好，閣稅十外間店面，攏是排椅桌食飯爾爾，鴨肉料理是中央廚房供應的。生理好甲這款，莫怪金山鴨肉是一名迴京城。

人講擲(giah)竹篙蓋(kài)倒街，這位李老闆是用鴨肉蓋倒街，因為規條街來來去去的，攏是伊的鴨肉客。

金山鴨肉猶有一項特色，就是人客家己點菜，家己去中央廚房捧菜，人客兼走桌，袂輸自助餐咧！無法度，生理太好，鴨肉太好食咧！

鴨肉料理食煞，趁(sô)來到街尾廣安宮，這間廟有兩百外年的歷史，服侍(hók-sāi)開漳聖王。廟真嬌、真闊，有氣派，是民國70年重(tîng)翻新的古廟。就是講廟殼是新的，內底的神尪(ang)神器是舊的。人講「先顧腹肚，才顧佛祖」，食飽囉，就入來去廟參拜，感謝伊兩百年來庇庇本地平安，嘛感謝伊今仔日予咱有一頓腥臊通食。

顧腹肚恰佛祖了後，毋通袂記得，金山猶有一項好寶，就是溫泉。伊有鐵泉、硫磺泉、碳(thuànn)酸泉，恰台灣獨一無二的海底溫泉。這款泉有海水的鹹味恰苦味，在地人自日本時代就捌(bat)寶，就有人做浸溫泉的生理。來到溫泉區，咱會當揣一間恰意的浴間仔好好享受溫泉的熱情恰健康。雖然講食飽肚重，毋過溫泉若浸煞，精神百倍，腹肚又閣楞起來，敢若會當閣來去食一盤鴨肉的款。

05 深深數念的古早味

陳憲國

這陣(tsit-tsūn)台灣滿四界攏有咧賣池上便當；毋過食來食去，猶是袂比得池上車頭月台的便當遐爾仔好食。以早佇花蓮食頭路的時，有真濟機會坐火車經過池上，攏會盡量時間節(tsat)好勢，去到池上買便當食，彼款古早味便當的滋味，到這陣猶記踎頭殼底。

講著池上便當就愛先講著池上米，伊的粟種(tshik-tsíng)是佇日本時代對日本山形(San-hîng)縣引進來的蓬萊米。因為池上地區的環境真適合種稻仔，當時的池上米捌由台灣總督府送去東京進貢日本天皇，可見伊的品質有夠讚的。到這陣池上地區的稻仔田猶是較無受著工業污染，池上米猶是品質保證的品牌。

記持內底的池上便當攏是全一款，便當盒仔是用柴片仔做的，飯當然是用池上米煮的白米飯，菜色有兩塊精(tsiann)肉、半爿煙腸(ian-tshiâng)、半爿滷卵、兩片醃(am)瓜仔、蝦仔糰(tsinn)、筍絲、豆乾、青菜等等。

池上便當到今(tann)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，聽講這陣較出名的有三間，口味精差無佻濟。無論按怎，若有機會去臺東，毋通袂記得去試看正港的古早味——池上便當哦！嘛會當來參觀一間真出名的池上飯包博物館，伊詳細

記載池上便當久長的歷史。

池上的位置是佇花蓮縣富里鄉的南爿(pîng)，是臺東縣上蓋北爿的鄉鎮。伊地名的由來是因為伊拄拄佇大坡池的北爿，才會有「池上」的名。大坡嘛有人講做大埤(pi)，以早有 50 外公頃(khíng)，是濟濟魚蝦的出產地，這陣大概干焦賸 28 公頃的跤兜(kha-tau)，已經漸漸轉變做是花東縱谷(tshiòng-kok)出名的天然濕地，水面不時有水鳥經過，這是池上鄉上嬌的自然景觀。

池上除了有誠(tsiânn)大片的水田，生產出名的池上米以外，目前閣有大約九百外公頃的農地，休耕的時陣攏種規大片的油菜，每年冬天的「油菜花季」就會吸引千千萬萬的人客來遮觀光。可能真濟人會想講油菜哪會是菜咧！其實油菜原本就是一種青菜，食著嘛袂歹食，毋過因為油菜有較臭賤，足好種的，閣足勢開花，佇咱台灣就用來當做稻仔田的綠肥，所以便若有稻仔田的所在，通常就會有規大片的油菜花，全台灣就算「池上鄉」上蓋出名。雖罔油菜花並無佻大蕊，毋過千千萬萬、規大片的油菜花，看著是誠嬌啊！

06行出紗窗的少年烏貓兄

王薈(huē)雯

十八歲的熱天，我轉去彼个有柚仔芳的所在，透天厝覘佇柴仔店彼條巷仔內，講袂輾蕩的柚仔話。我裂(liah)破番仔契，過我的都市庄跤生活。

一个人蹣傷闊的透天厝，我倒佇客廳冰冰的『thài-lù』頂面。半暝，想起細漢就離開的柚仔城，已經十年無閣轉來。都市人的腹肚敢會堪得枵甲天光？我穿高雄來的淺拖，順柴仔店口的巷仔一直行，才看著若像熟似的街仔頂青青紅紅的看板(kháng-páng)，鬧熱的情形予我發現都市的生活，佇我無佇咧的時陣，已經改變柚仔城。

我焠來的『小咪』坐佇二樓窗仔口咧看門口遐的阿婆開講。毋是『小咪』耳仔好、目矦金，是柴仔巷內底貓味傷重，予這隻烏貓一下入柴仔巷就數想欲出去熟似新的貓仔伴。

『小咪』佇我的紗窗挖一空，逐工自由出入二樓的窗仔，干焦腹肚枵才欲轉來食暗。透早出去，到半暝才轉來。中秋彼工的暗暝暝袂去，看『小咪』佇鐵棟(tàng)頂行來行去，按怎叫都叫袂轉來。轉來柚仔城的孤單閣加一項：予貓仔放揀。

隔轉工聽著『小咪』的叫聲，嚶(iaunn)！嚶！我從

(tsông)去二樓，拍開向西的鋁窗。敢是『小咪』迺迺了忝(thiám)，轉來咧討食？

「走！走！走！」我從過對面紅色鐵門的厝，大聲趕遐的野貓走。『小咪』予個圍佇中央，勇仔佇邊仔講低低的貓話，差不多七、八隻迺迺仔貓替勇仔咧包圍『小咪』。我趕緊走過去替『小咪』解圍，驚伊予遮个貓仔鱸鰻欺負。勇仔是柴店巷的貓仔王，算是上大尾的鱸鰻，莫講貓仔驚伊，連『oo-tóo-bái』都愛閃伊。勇仔嘛毋是啥物緣投少年兄，年歲敢也半老老(puànn-ló-lāu)矣，毋過漢草真勇，色水大範，恰虎企款花。伊的邊仔定定綴五、六隻細隻鱸鰻貓公，規群佇柴仔巷咧欺負別人。

毋過『小咪』嘛毋是簡單的人物，莫講貓範(pān)將才，翹上天的烏尾，瘦瘦的體格，烏仔看著嘛會拚著電火柱。而且『小咪』是少年烏貓兄，跤手真猛(mé)，會當算台灣第一勇的烏貓兄，都市來的烏貓，開始佇柴仔店巷咧爭地盤、拚事業。

07 來去霧峰

林炤慧

101 年初，才通車無倂久的臺中生活 4 號快速道路，佇十二月天落烏寒雨的欲暗仔，我對北屯出發，路裡來去的車輛猶無蓋濟，一路上將油門放冗，享受一種淡薄的孤單卻是難得的清靜。來到霧峰，無意中越頭，看見東昇的山崙，親像被一條幼綿綿、軟紡紡的白絲仔巾，這個迷人的畫面算是行這逝路上大的驚喜。

霧峰，一个真嬌的地名！古早號做「阿罩霧」，聽這個名你就知影這個所在有山，而且定定會罩霧，當然嘛有厚厚的鄉土味，恰濟濟的地方風情。

霧峰佇臺中往南投的方向以台 3 線為界，倒手昇是大橫屏山，無講你毋知，遮出的土王梨芳閣甜，食過的人攏真呵咾；正手昇是平原，除了有一大片青 ling-ling 的水田以外，近年來菇類產業嘛真發展。民國 66 年對臺北徙來的農業試驗所，不斷咧研發高科技的農業技術，提高台灣的農業水準。

人文薈集的霧峰，歷史悠久的林家花園是二級古蹟，雖然重建了後又閣受著 921 地動無情的摧殘，伊猶是勇敢閣再倚起來，現此時有接受預約提供導覽服務。早前的省

議會會當講是中部地區上出名的遊覽景點，廢省了後雖然有小可仔稀微，毋過遮的景緻優美、清幽，閣曠闊，猶原是附近居民迴迴的好所在。另外予你料想袂著的是這個單純的小鄉鎮，竟然有兩間規模袂細的大學，因為用心經營，這兩間學校佇國內攏有真好的風評。

霧峰逐庄頭攏有保存真完整的古早厝，當然嘛有看起來真顯(hiánn)目、新造型的農舍，彼攏是「尻川鬥竹篙」的好額人咧倚的，看著真煞(sannh)心。想起細漢時欣羨人蹠樓仔厝，苦袂得緊搬離開正身護龍的平階厝仔！這當今才數想欲有彼款古樸開闊的厝埕。

經濟發展，致使都市人出門看著的，毋是窒倒街的車，無，就是一棟懸過一棟的大樓，雖然市內四界攏有號稱「都市之肺」的小公園，毋過空氣恰視線比起庄跤猶是「杉仔行——柴(差)真濟」。若有閒，車駛咧，行佇霧峰的田庄小路，共車窗絞落來吹一下仔風咧，大下軟這款深深數念的空氣，過癮一下嘛好。

08 媽媽的白頭髮

劉明新

有一首詩是按呢寫的：媽媽的白頭髮，親像秋天的菅芒花，歷盡風霜，才會開甲白蔥蔥；媽媽的白頭髮，親像春夜的月娘，烏雲散去，才會笑甲遐迷人！毋管是菅芒花抑是月娘，媽媽的白頭髮，是我霧夜的燈塔，永遠照著我的前程，引恁我覘入安全港。

「媽——莫振動！遮有一支白頭髮，我共伊挽起來好無？」彼是佻久以前的代誌矣。細漢的時，我若看著媽媽的白頭髮就想欲共伊挽，彼个時陣阮媽媽才三十幾歲爾！拄開始，干焦一兩支，後來三四支，五六支，愈挽愈濟，挽甲我心肝頭會毋甘。媽媽看著我的表情，會故意激予輕鬆輕鬆，消遣家己講：「無要緊啦！彼是表示有智慧，白頭毛愈濟表示愈聰明啦！」其實，我知影，彼是伊為一家大細付出伊的青春佻血汗上好的證明。

你看，一工長艱艱，啥人親像媽媽遮辛苦？透早起來攢早頓，叫囡仔起床、洗手面、食早頓，送囡仔去讀冊，家己閣愛趕去上班，轉來厝裡，閣著款暗頓、鑪塗跔、洗碗箸、清灶跔、監督囡仔做功課。工課無閒煞，想欲坐落來歇暍一下，已經是三更半暝矣。莫怪有人講，媽媽像干樂透日咧玲瓏躉，為著家庭頭髮哪會袂白？

其他的煩惱閣較濟，囡仔歹育飼，定破病第一煩惱；佇學校佻人冤家，無寫宿題予老師罰倚；穿有燒、食有飽、一路平安無？逐項煩惱。媽媽的心，就敢若風吹線，毋管風吹飛佻懸，伊攏會共線摸牢牢。有一條歌意思是按呢講：我是風吹，媽媽是線；媽媽希望我飛懸、飛遠，閣驚我會無安全。最後，媽媽用伊的白頭髮做風吹的線，予我愈飛愈懸、愈飛愈遠，閣袂落落來。

這馬我已經無閣共媽媽挽白頭髮矣，規頭白頭髮，閣挽，媽媽的頭髮恐驚會予我挽了了。這馬阮換共媽媽染頭髮。

我嘛大漢矣，會曉體貼媽媽的辛苦，為著無愛予媽媽的白頭髮愈來愈濟，看著媽媽咧無閒，我攏會主動去鬥跔手；我的功課嘛準時寫予了，成績盡量拚頭名；身體家己照顧予勇，想欲減少媽媽的白頭髮！

我是風吹，媽媽是線；白色的頭髮，白色的風吹線，有媽媽的青春佻血汗，嘛有媽媽的關心佻疼痛。看著媽媽的白頭髮，我干焦想欲講一句：「媽媽，我愛你！」

09 繁華的悲情城市——九份

許忠和

講百外年前有九戶農家，因為山區交通不便，民生物資攏做伙採買，買轉來才分做九份，所以號做「九份」，講話是攏叫做「九份仔」。

百外年前，因為金礦的發現、開採，原本偏僻、恬靜的山城也變甲真鬧熱。上奢颺(tshia-iānn)的時陣，清清彩彩就會當挖著黃金，加上礦山頭家佻工人攏真慷慨、豪爽。彼陣的九份仔是一個繁華的夜都市，有人共伊號做「小上海」，嘛有人呵咾伊是「亞洲金都」，酒家、撞球間、餐廳、茶店仔滿滿是，金仔店、洋裝店、剃頭店也窒倒街。佇遮物件不止仔貴，所費開銷嘛不止仔懸。

想袂到，因為黃金的礦脈挖甲欲空矣，金礦封空了後，原本鬧熱的山城嘛褪(thèng)盡伊的繁華，回復以早的恬靜。本來四界攏是粗勇查埔人的山城，嘛因為無通趁食矣，走甲賭老人、囚仔。我相信這款淒涼佻悲情，九份仔人當初應該料想袂到。

二十年前，因為侯孝賢的「悲情城市」這齣電影，予九份仔這座坐山向海，佻基隆山遠遠對看的「烏色部落」，無張無持閣繁華起來，替九份仔閣再帶來繁華的第二春。短短百年之內，二擺的大起大落，對一世人蹓佇九份仔的

在地人來講，是應該愛感謝天公伯仔的疼愛，抑是愛怨嘆運命的創治？

九份仔人誠認命，嘛誠有韌(jūn/lūn)性，因為倚佇山頂，規个九份仔庄的厝嘛順山勢起造，成做九份仔懸懸低低、起起落落，變化多端的山城。頭前後壁的厝身因為懸度的落差，逐戶人家對厝內的窗仔口看出去就是一幅美麗的山水畫。靠山倚海的地形，加上一望無際的景致，予九份仔四季的風情變化萬千。

這幾年來，受著觀光發展的致蔭，恬靜的山城閣再鬧熱起來，原本已經誠少人鼻芳的阿婆魚羹、九份仔老麵店等等，若到歇暍日排隊交關的人是插插插。一寡手工現做、無加防腐劑的傳統土產嘛開始揣著新的性命力，四界攏有人咧做咧賣，毋管是芋圓、芋粿，抑是草仔粿攏予人呵咾有著。

透早，行佇九份仔一層一層樓梯式的老街，看著電影鏡頭內底彼種茫煙散霧、恬恬靜靜的婿閣再出現佇我的面頭前，我知影九份仔這個捌失落(lòh)過的悲情城市，又閣重新揣著伊的第二春。

10 轉來故鄉買靈魂的人

林淑期

俗語講：「一樣米飼百樣人。」真正有影，世間啥款人都有。有人買田園，有人蓄厝地，嘛有人開錢買名聲，敢有彼號戇的講伊欲轉來故鄉買靈魂的？這個人無愛名利、無愛權勢，伊甘願放棄美國的一切，轉來後山花蓮服務。伊講：「性命真正的意義毋是物質的享受。台灣是我的故鄉，我是轉來買靈魂的。」伊就是這馬『Mennonite(門諾)』病院的總執行長——黃勝雄醫師。

伊是美國腦神經外科的權威，嘛做過『Reagan(雷根)』總統隨行的指定醫師，佇腦神經外科這個專業的領域，會使講是先生的先生。伊一冬愛服務五千个病人，動三百六十个手術，一年有百外萬美金的收入，倚家閣有四甲闊。有遮好的待遇佻遐戇的聲望，是啥物因緣予伊決定欲轉來台灣咧？

1991年『Mennonite(門諾)』的前院長『Roland P. Brown』佇洛杉磯接受「臺美基金會臺灣奉獻獎」的時陣，伊講：「我共四十年的青春，奉獻予台灣，我向望台灣的醫生，嘛會當佻我全款，服務花蓮遐的弱勢、需要人照顧的兄弟姊妹。毋過誠可惜！台灣的醫生好親像感覺花蓮真遠，美國較近，無人欲去花蓮，煞有真濟人走去美國。」

就是這段話，予黃勝雄醫師放棄一切，轉來故鄉。伊離開的時，美國的政界、醫界總共有四百外人來送伊，連州長、議長嘛到，真濟人攏毋甘伊走。伊共逐家講，佇花蓮，有真濟病人咧等伊，這是上帝交託伊愛去的所在，伊一定愛轉來。就按呢，1993年11月，伊共『Mennonite(門諾)』院長這個重擔接落來。伊的薪水，毋但比一般的院長較少，甚至無過去佇美國薪水的十分之一，伊閣共三分之二捐轉去病院，家己蹠佇員工宿舍，過簡單的生活。

而且，便若出門伊攏堅持家己駛車，準講是入去內山斗底，伊猶是家己駛兩三點鐘久的『jì-puh』，上山落海去做巡迴醫療。董事會帶念伊的辛苦，幾若擺想欲共伊倩司機，攏予伊拒絕。伊講：「病院閣需要社會的支持，若是咱會當買好車閣倩司機，就無需要別人捐錢矣。」伊用耐佻愛心對待每一个病人，伊常在開車開三、四十分鐘久，去看一个病人。熟似人驚伊身體袂堪得，伊攏笑笑講：「袂啦！我猶閣真勇健咧！」

我想：一般人無法度有的，伊有矣；一般人放袂落心的，伊放下矣。伊講：「好車好厝，我攏有矣，我是轉來故鄉買靈魂的。」